

高诚身推动英化职业学校的创办

□朱江



高诚身(后排右四)、张謇(后排右六)、张謇(后排右十)等人合影



1918年2月16日,高诚身以基督会评议部主席的身份,致信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杜安,其中篇幅最长的部分谈到南通设立一所职业学校的问题:“我与张謇先生最近一次会晤时,他建议我们考虑一下,能否开设一所以应用化学课程或者应用力学课程为特色的学校。尽管这些技能的覆盖面不大,却是张謇迫切需要推广的,会给这里的工业发展带来实际的帮助和直接的进步。”

评议部是基督会在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,高诚身作为评议部的主席,可以设置和引导讨论的议题。何况他到南通已经有了2年多时间,对于南通的情况以及基督会应该采取的行动步骤,无疑是有发言权的。还是在给杜安的信里,高诚身说道:“下次评议会会议将在庐山召开,到时必将重点讨论南通设立男校的议题。我希望在此之前,你能以信函的方式就此问题,清晰地表达你的意见。

我们确实面临着巨大机遇,不希望有任何失误。我向出席教育协会的多位德高望重的传教士请教,他们也一致认为与当地机构合作时,最好能听取本地士绅的建议,建立一个专门学校,而不是类似于我们平时开办的那些普通中小学。我们的夏季会议于7月末举行,所以请及时回复。”这次决定南通开办的男校性质的会议,笔者没有看到会议记录,但从之后男校的相关文献看,高诚身的主张得到了认同,张謇的愿望也得以实现,男校以英语和化学作为重点,取名英化职业学校,英文名 Nantung Technical School。8月24日,金陵大学化学教员李敏孚,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化学教员王季梁、张子高发起的化学研究会成立会上,报告了“金陵大学化学教授状况及创设南通化学工业学校之计划”,这位美在中的得意门生,第二年成为了英化职业学校的首任主任。

1919年7月25日《申报》第7版《创办英化学校》透露的信息是,英化职业学校“所定前四年之课程,较普通中学减少科目,意在专精化学制造,养成工业专门人材,为日后工业之用。现因桃花坞房屋未曾开工,故暂赁屋招生,先行开学云。”据8月28日《申报》第7版《英化校已开学》,“该校应招生徒殊有应接不暇之势昨日已按期开学”。另据10月13日《时报》第二张《英化职业学校开学》:“英化职业学校已于昨日开学,教授五六人学生三十余人,招收高等小学毕业生。”就这样一所特殊的学校诞生了。特殊在于它是张謇的反复呼吁下,由基督会在南通投资,高诚身一手创办的学校。英化,是英语和化学的合称,英化职业学校以培养英语和化学方面的应用型人才为主,是张謇在南通倡导和引领的教育版图中的重要一环,也弥补了南通的职业教育体系的空白。

英语和化学,是张謇在创业初期就非常重视的两项技能。大生纱厂官机的安装和调试,依赖英国工程师汤姆斯,早年请了华盛纺织总厂的翻译处的潘剑云和蔡啸甫帮忙。大生纱厂的机器来自英国,技术人员也来自英国,何况还需要通过外国洋行购买器件与物料,因此张謇

极为重视英语,1900年3月15日订立的《大生纱厂章程》的“进出货处章程”规定:“学徒间日轮班,至翻译学堂学英文、英语两点钟。中班愿学者,日间无暇,或晚饭后学习两点钟。”随着南通各项事业的发展,张謇对英语教育愈发关注,而目的更趋广泛。张謇1919年9月14日在交通警察养成所开学演说,提及“诸生此次来学,于锻炼精神以外,须极端注意英语一科,因所办交通警察,强半为外人来通参观而设。英语在世界上最为普及,若不通英语,设西人有所询问,警察瞭然不知所对,实为南通自治之羞”。

对于化学的作用,张謇也有足够的认知。早在光绪二十二年(1896年)十月下旬,张謇为福开森、李天相共同译著,汇文书院推出的《化学新编》作序。1897年6月11日张謇在《请兴农会奏》中,提出各地气候各异,土壤性质不同,需要通过化学方法,“分辨土宜物性,一一著明。”对于各省的闲地荒滩,根据土壤的特性,“分别兴办树艺、畜牧、制造诸事。”在张謇的设想中,农会“宜有学堂一区:宜延欧西化学师一人,东洋农师一人、蚕师一人,翻译一人”。1909年,张謇谈及江南工科大学的课程筹备时,认为对于振兴实业而言,土木工程、机器工学、应用化学最为重要。

(作者单位:南通市档案馆)

历史人物

潮桥朱氏喜金石

□彭伟

潮桥朱氏族人素来喜集金石,结缘印学。朱霖作有《题乔墨庄印谱》《听雨楼偕黄楚桥、王渚亭、宋云卿夜话》《集沈荫秋斋中偕王莲叔、沈雨香、廉溪分韵》《雨中偕山阴王庚、同里汤俊、王俊游西湖》诸诗,佐证朱霖与乔林(墨庄)、黄楚桥、沈裕本(廉溪)、王俊、邓烜等东皋印人,过从甚密。尤其是《题乔墨庄印谱》,留下妙句:“墨庄今不作,印谱百年留;拔地蛟龙走,横空剑戟浮;传家余铁笔,出闸满银钩;试比兰亭柳,葫芦定不俟”,彰显朱霖在鉴赏金石方面的深厚素养。

朱霖之子朱鼎文亦属东皋印人,“喜金石篆刻,运刀自如有力”。光绪庚辰年(1880),他辑成《听泉楼印谱》,共录印花57枚:形状不一,有长方形、正方形、椭圆形等;大小各异,最大的长8.5厘米、宽3.1厘米,最小的长1.2厘米、宽0.4厘米;字体多样,篆刻工整精细。友人石剑波,旧时存有此谱复印件,叹息未录边款。如今《听泉楼印谱》原本散落人间,一时难寻。谱中录有《朱鼎文序》:

古者秦砖汉洗代有珍藏,匪直供清玩而已,抑嗜古之心然也。先大夫词翰之余,留心金石,下逮名人铁笔,凡一玉一石一竹有章法浑古、笔意苍劲者,悉度篋中。予时心好之,而未悉其所以然。后观《印传》《印典》及《赖古堂印谱》诸手笔,益深欣慕。甚或投笔知交属其博访,以故数年来,或购诸远方,或得诸世族,文文章章,均有可观。每雨窗清暇,罗列案头,辨真贋,分雅俗,择其尤精浑者,汇为一帙,比于平原之阅。古云:“尔前同邑黄楚桥先生刻《历朝史印》,识者宝焉。”矧前贤之事迹也哉,遂谱而存之。

序言文短情长:朱霖热衷搜罗印章,朱鼎文受其影响,观赏家藏印章及《赖古堂印谱》等书,又仰慕篆刻名家黄楚桥,才编印了《听泉楼印谱》。朱家后人还发现一枚朱鼎文用印:白文“畊樸书画”。此印摹仿汉印,布局均匀,浙派用刀,冲切并用,线条斑驳苍茫,印面古拙浑朴。

驱车千里祭英灵

□王士明

时值四月初,清明前夕,是缅怀亲人、祭奠烈士英灵的时候。4月1日,我的小舅周吉光不顾年届九旬的高龄之身,同小舅母、女儿、女婿及第三四代一行11人,分乘两辆汽车,驱车千余里,前往山东省蒙阴县岱庙镇,祭奠我的四舅、烈士周吉信。

周吉信,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,开始时在南通县二甲镇一铜匠铺内学徒,同时进行交通情报工作。1944年11月奉命回到运盐河北的乡下,中共余西区委重新分配了他的工作,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46年夏天,余西区北片流行霍乱,死了不少人。余西区委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工作队,由区委书记杨明、区长曹永安带队,深入到疫区,做好预防、抢救工作,周吉信也参加了这支工作队。经过20多天的努力,终于将这场瘟疫扑灭,挽救了不少群众的生命。1946年9月,在“保卫土地”“保卫胜利果实”的口号下,南通县掀起了大参军热潮,县、区、乡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报名,带头参军。全县共有三千余名青年参加了分区主力部队和县警卫团。余西区参军的青年组成了一个新兵连,周吉信担任了新兵连的党支部书记。周吉信到部队后,担任了华东野战军23军某师部民运干事。1947年2月,在敌机轰炸下,他牺牲于山东蒙阴县的云周西村。

4月1日下午3时左右,小舅周吉光一行11人到达岱庙镇的吕祖庙烈士陵园,受到了看守陵园的老张同志的热情接待。当地政府把烈士的墓地修缮得很好,还在当地电视台上表扬过。大家在周吉信烈士的陵墓前举行了简朴而又庄重的祭奠仪式,向烈士墓地上献了鲜花,摆放了水果等供品,焚化了纸钱。我的表妹周小红代表烈士的亲属发表了讲话,表示要继承先辈遗志,努力工作,奋力拼搏,把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建设得更加美好。最后,在烈士的墓地旁取了一小桶土,带回到烈士的故乡——通州区东社镇东平村周家圈,安放在我的外祖父、外祖母的墓地上。时隔78年,烈士的英灵终于回到故土,陪伴自己的双亲。

江苏教育柱石吴天石

□程太和

吴天石(1910—1966),原名毓麟,曾用名宝燠、若群、石友李、有闻、石望等,笔名史坚,南通市人。于通州师范学习时,积极从事新文艺运动。1929年参与组织新民剧社。次年,左翼戏剧联盟南通分盟成立,为其成员之一。同年入无锡国学专修馆深造,毕业后任南通崇英女子中学国文教员。1932年9月,因传阅左翼地下刊物而受到迫害。次年离通赴山东,先后于青州师范、聊城师范、济南乡村师范等校任教。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南通,执教于省立南通中学。1938年3月17日,日军从南通姚港登陆,南通城沦陷。南通沦陷后,迁居西亭乡下,于金沙协助李俊民编辑出版《新通报》,在中共秘密组织领导下培养抗日骨干。新四军东进后,抗日民主政权建立,先后任如皋、南通县政府秘书、文教科长,苏中四分区专署文教科长等职。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以后任苏中公学教务处副主任,苏中公学分校校长,苏中江海公学校长,华中公学副校长、党委副书记等。1949年任苏南公学副校长、校长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吴天石先后担任东吴大学工委委员、学委副主任,江苏师范学院院长、党委书记,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、党组书记,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教育厅厅长、党组书记,江苏省文联常委。吴天石负责全省教育工作13年(1954—1966),是江苏教育柱石,得到社会广泛好评。其教育论著有《师之道》《政治思想教育一例》《漫谈国文教学》《教育书信》等,对中小学教育和语文教学改革很有指导作用。还发表过许多专论、文艺评论、诗歌、散文、杂文等作品。抗战时期,还曾与夏征农、沈西蒙合编大型四幕历史剧《甲申记》。

1966年8月5日,吴天石被迫害致死,“文革”结束后平反昭雪。

征 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老建筑、历史人物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史海回眸

民间有流传很久的俗语:“牙疼不是病,疼起来要老命”,这俗语反映了看起来不是大毛病的牙疼,给人带来的巨大痛苦。

1920年前,南通仅有个体开业的牙科诊所。那时对医生这个职业没有严格的考核监管机构,牙科医生的医术一般就是家传的小偏方而已。病人来到牙科诊所,把嘴张开,牙科郎中用一个小锤轻轻敲打,弄清了疼痛位置,再用小钳拨弄两下,然后就用具有解毒化痰、活血止痛的止痛药在疼痛处敷一敷,对症的可以

治愈,不对症的当时也能止疼。就是这样的治疗方式,当时也能满足人们最低的止疼需求。

1937年南通基督医院设立牙科,以洁齿、拔牙、补牙为主,作牙体病治疗,镶牙主要是以锤造、焊接、橡皮托牙、瓷牙以及合金铸造牙。

1950年后,各医院的口腔科和市牙病防治联合诊所相继建立,可以开展口腔先天性唇、腭裂修补术、口角畸形矫正术、走马疳后遗症所造成的口腔面部畸形术,能进行牙齿的充填、拔除阻生齿、

拔除埋伏齿及难度较大的畸形齿及牙列矫正术,镶牙可做固定桥、局部托牙和全口托牙等技术。

1960年后,各医院口腔科技术不断发展,已能开展口腔颌面部良性肿瘤切除术、死骨切除、手术拔牙、各种牙髓病治疗、局部义齿修复及口颌面部损伤、颌骨骨折、齿间、颌间、骨间结扎固定术等。

至1987年,各医院口腔科医疗设备逐步更新,先后引进了空压机、打光机、台式电钻、立式电钻、压冠机、瓦斯发生器、综合治疗机、快速涡轮牙钻等新设备。口腔科

南通历史上的牙科诊所

□何台

头总桥忆往

□陈日铭

工。不管怎样,严师傅总是热情接待,顾客们对他的评价很高。西街上的缝纫店,两位师傅分别是洪吉祥和洪友山。还有卫生室里的朱家庆医生,他医德良好,热情服务,受人称赞。

东街上还有我的许多同学。徐维俊初中毕业后当上了生产队会计。单维新的父亲是锡匠,他跟着父亲学习技术。沈发如比我大两岁,他是一个勤奋学习的人。高中毕业后参加了教育工作,几年后被转为公办教师,后当上乡成人学校校长。他退休10多年了,正常参加老干部活动,还和老伴一起种地。徐永谦的命运不好,当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皋中学,可不幸患上类风湿关节炎,抱病数十年,今仍与疾病进行着斗争。

西街许福田开的八鲜行,为三行之最,每天都有交易。渔民们挑来文蛤、海鱼、海虾、海蜇、梭子蟹等,任人购买。那时的买卖与现在不同,渔民们到八鲜行卖海鲜都得由司秤员定价,说多少就多少,卖海鲜的人不可要高价,买海鲜的人也不能讨价还价。那位司秤员姓王,兄弟排行第二,人们习惯叫他王二,其实他的名字叫王长山。王长山每称一次秤,高声喊“哎,再记啊,×××红虾2元”,或“再记啊,×××黄鱼3元”,记账员沙可泉随声应答,他把王长山报的账一一

其中八鲜行3家,食品店、酒店4家,理发店4家,豆腐坊3家,肉店4家,杂货店3家。1949年后,政府在这里办起了供销社,兼收棉花,代收公粮。除此还有小糖摊、手提糖烟篮子叫卖的。一些草台戏班子、小马戏团也不定期到这里演出。东街的供销社,东西一排房,社内各种商品都有。环农乡、环渔乡、杨家畝等地的人都到这里来购买所需物品。1958年,我读小学五年级。一天,我来到头总桥供销社买钢笔。我问营业员叔叔:“柜台里的花纹杆钢笔多少钱一支?”他说:“2元8角。”我身上只有2元6角。这位营业员主动为我垫付了2角。我接过钢笔,连声道谢!我打听到这位营业员叫严德良。几十年过去了,这件事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。

东街头的电影场让我记忆犹新。这个电影场不是一个专门的电影场,而是借用张学家的场。这个场能容纳百人看电影。每当放电影时,我和伙伴们不顾路远,总要赶过来。电影场的小摊上卖糖果、瓜子和水果,偶尔我也买一点和伙伴们一起分享。如果我这次买了,下次他们就买。

东街上有一个缝纫店,师傅姓严,他戴着眼镜,脖子上套着皮尺。顾客来做衣服,可以在店里选布,也可以用来料加



地名掌故

头总桥何缘而来?这要从“总”说起。“总”的名字来源于烧盐。烧盐的燃料是茅草,自古以来,如东沿海广阔的蒹荡草田就是烧盐的燃料库。官府为了有序配置盐业用草,就将沿海蒹荡划分成和海岸线大体垂直的若干条块,宽的大约在一里左右,耕荼、丰利沿海民间有“三总合二里”的说法。官府把这些荡地出租给灶户烧盐取柴用,这样就若若干份长条形的荡田叫成若干“总”。“头总”即第一总。头总有一座跨河大木桥,因而叫“头总桥”。

头总桥范围为原范公堤南,今外农刘埭村三十五组、二十四组,它算不上镇,只能称为一条街。这条街呈东西方向,大约一里多长。呈南北方向的界港河将头总桥一分为二;一座大木桥架在河上,将两处连为一体。当时范公堤外盐民煮的盐经盐包场包装,由界港水路运到头总桥,然后一部分再由旱路运到各地。这里一度成为水陆运输的中转站。运往环港部队的物资也要经过头总桥水路。

1947年土改复查后,农民生活改善,一些头脑灵活的人看准头总桥的地理优势,在这里开起了小店:丰利、海安角斜、李堡等地的人也来此经商,开办小杂货店、粮行、理发店、缝纫店、鞋店、饮食店等。鼎盛时,桥东桥西有商店20多家。